

臺灣方志集成

清代篇十一卷一輯

高貴治主編

廈門志上

K295-8
2012.18
36

书台港

臺灣方志集成

高賢治主編

清代篇——第一輯 (36)

廈門志 (上冊)



宗青圖書出版有限公司印行

贈書

臺灣文獻叢刊第九五種

廈

門

志

(上册) 周

凱

白序

地之有志，尙矣。一統志而外，有通志、府志、州志、縣志；他如名山大川，亦別有志紀其盛也。廈門，宋曰嘉禾嶼、明曰中左所，同安縣十一里之一里耳；廣袤不及七十里，田畝不及百十頃。區區一島孤懸海中，有志何也？蓋自臺灣入版圖，我國家聲教所暨，島夷卉服悉主、悉臣求朝貢而通市者，史不絕書。廈門處泉、漳之交，扼臺灣之要，爲東南門戶，十閩之保障，海疆之要區也。故武則命水師提督帥五營弁兵守之，文則移興泉永道，泉防同知駐焉。賈商輻湊，帆檣雲集，四方之民雜處其間，涵濡沐浴乎聖神之化者，百有餘年；士蒸蒸而蔚起，民蚩蚩以謀生。雖一里也，而規模廓於一邑矣。

凱以道光十年冬觀察閩南，政事餘閒，披覽載籍，二府、一州、一廳、九縣之志，莫不備具。適重修通志，奉檄采訪近聞。得薛起鳳「鷺江志」而讀之，所載皆當日時事，並及詩歌，而於政事之要，未暇詳備；殆筆記、雜記之書，未可以云志。因復網羅散軼、搜摭群言，稽之「會典」、徵之案牘，與士林諸君子相考訂。越二年而書成，凡十有六卷，名曰「廈門志」。惜邊地狹隘，文物無多；自宋以上，唐有陳希孺、薛令之二人，餘無概見。惟於本朝掌故，庶幾該舉，用備後來者之遵率。

人。夫凱以監司奉命巡視斯邦，二年於茲矣。自問無所建白，且於二府、一州廳、縣之志未遑重修，顧箋箋於島中之志，亦足自形其陋也矣。

大清道光十二年（歲在壬辰），福建興泉永海防兵備道富陽周凱譏。
並焚舊稿，而後知事之要，未嘗存齋；各學區，舊品之書，未嘗以存志。因剪辭彙錄，莫不諱見。新造幼童志，奉照采邑，逐聞。馬齒徒增，「舊志」而「新志」，祇算者當日粗舉，誤過。蓋來十年冬，歸奏閩南，知事續聞，姑寧錄存，二報、「附」一處，大難立志矣。

鑒輶之出告，百官紛爭；士卒蒸而蕩武，勇謀遺以無主。距一里外，而數烽遞火，一昌明鄉與泉永會，泉邑同既無私。資商辟委，西歸襄東，明文以吳禁趣其間，斷斷本符定要，為東南門戶，十閏之采耕，窮盡之要則出。姑太陽命水輔此營，如正營不失守之，文預費。禦夷卉服悉主，悉用先時貢苗匪市者，曳不廢舊。廈門鑽泉，廟之交，虛臺鑿之十里，田燒不外四十畝。副廬一焉，憑憑篤中，吉左何也？蓋自遷徙入郊櫛，始圖索鑿尋音志，殊其鑿也。夏田，宋曰嘉禾興，即田中之沃沃，圓安深十二里，一里半，遺夷不外二十畝，育苗之尚矣。一縣志而外，竟無志，實志，附志，附志，總志，附略名山大川，亦限

高序（原題「廈金二島志序」）

道光十五年春，三月，「福建通志」成，澍然將去福州而歸。念廈門周芸臯觀察澍然好友，此去息影衡廬不復出，不可以不別；遂之廈門。

居數日，觀察出手譏廈、金二島志示澍然，澍然受而卒業，贊於觀察曰：『是志也，志同安縣馬巷廳二里爾。語地大小，尙不得比縣志；然實關天下之故焉，厥功偉矣！』觀察曰：『何言之夸也！』曰：『我國家拊有臺灣，化獮闢莽，海道大通；比內郡東南數千里，聲息順風數日可達。臺灣無事，則內郡晏然，而粵之潮、浙之定海、江南之上海俱寢戈息戍，同樂太平。往者鄭氏據二島，取臺灣於賀蘭，兵不血刃；康熙十九年，我督臣姚、撫臣吳、提臣萬、楊統大師收二島，於是靖海侯施以一旅拔澎湖，陳兵海上，鄭氏以降。是臺灣扼東南四省之要，二島又扼臺灣之要也。謹案「春秋」，書城緣陵不繫杞、城虎牢不繫鄭；傳者謂關天下之故。夫緣陵、虎牢，亦杞、鄭一地爾；然則二島雖縣、廳一里，固今日之緣陵、虎牢也。以爲關天下之故，殆不夸也！』。觀察曰：『然』；屬爲序。因錄前語申之曰：志列圖、表、略、考、傳、記，總目六、分目十四，又各繫小目，旣詳且核矣；而於兵防、綫道、臺運、關賦，尤留心焉。吾意是書出，官司得識其職、人民得實其澤，胥吏無所藏其姦，豈惟紀載，迺吾觀察治譜也。通

志雖周一省，而握要以治，恐未肯以此易彼；志何論大小哉！

澍然之來也，方快汎海愜平生志；讀是編，又不免望洋之歎此行殊不虛也。

光澤高澍然撰。

眼二處難解。感一里，固今日之難解，與卒也。以爲關天下之安，豈不出也？。感察
殊無不釋出，其說更不深諭，斯古驛關天不為功。夫懸知「自古」，本門，雖「粗疏」，
始主「識」，五以朝。臺灣固東南四省之要，二處又以臺灣之要出。蓋「青野」，是「貴財」
爭，「舞會」，是「用兵」，「裝田」，則「建大神於二處」，然至誠者必應也。一氣大通，則「朝」與
「主」，猶「見賢思齊」，開榮太平。若吉報「甲難」，則臺灣氣質肅，莫不順臣；惠照十方
南邊千里，攀恩頤風燭日更華。臺灣雖卑，則自當尊矣，而奉之蹕，布之風憲，正南
上贊殊曰：「向言「小參出」」。曰：「班國家皆有臺鹽，分鄰閩桂，遼寧大都；貴內郡東
北，亦同受禪取在焉」。里誠。品明大小，尚不再出釋志，然實關天不為功。則其朝矣。
愚傳曰：「鹽發出手難覓，金三鼎赤水幽然，皆然委而卒采，實知鹽春曰：『學志出
於我文，也去思遷澆灑不剪出，不以追不服；發之夏門。』

歲次十五年春，二月，「鹽發着手」矣，愚傳欲以之歸附。老夏門愚教是鹽發遷

高
（原選《鹽令》、《鹽志稿》）

黎序

廈門，本同邑之一隅；面海環山，地形嶮要。自我國家奄有臺灣其地，遂爲渡臺之阨塞。於是設水師提督以統巡哨、移興泉永道以資鎮撫，復設分守以理民事、斷庶獄；文武具備，城市亘延。百餘年來生齒日繁，闢闢民居不下數萬戶，儼然東南一都會焉。連山群壑，怪石危峯，磊落瑰琦，甲於閩南諸郡。

顧前此未有志，自道光十年冬周芸臯觀察蒞任，適大府重修通志，因於采訪之餘，網羅散失、拓拾舊聞，薈而成編。旋以檄委調臺，未及刊刻。今年夏，余奉命來巡。甫下車，卽取其稿閱之，首分域，次兵制、次防海、次船政；職官，則名宦別詳其政績；選舉，則文學具述其生平；至於書院、義學，所以造士育材；育嬰、義倉，所以卹孤儲蓄；以及孝子、順孫、義夫、節婦，高尙獨行之士、山林畸跡之流，載在邑乘、得之傳聞者，皆采入以備掌故；而於海口之巡防、賈舶之稽覈，凡事關體要者，莫不縷析條分，犧然具備。官斯土者，考其山川、察其風俗，徐而措之政事，即可以是書爲考鏡。則斯志也，豈特爲同邑一隅之紀載而已哉！予蒞任甫逾半載，卽又奉恩命調任江南；恐是書久而散失，因亟與陳提軍化成各捐廉若干爲之倡，而屬孫參戎雲鴻、呂孝廉世宜專司校讎，付諸剞劂，以成芸臯觀察之志。

爰弁數語於簡端，叙其大略，且以誌不忘斯土之情云。是爲序。

道光十八年（歲在戊戌）秋九月既望，賜進士出身、誥授忠憲大夫福建興泉永兵備道，調任江南河庫道黎攀鏐謹敍。而日始一丁齋升南轍半簾，明又奉恩命馳出正南；恐失，幸祭具辭。百禮士友，喜其山川，索其風俗，悉而詳之。趣事，明日以最善負春轡。朝聞善，若久入之薰夢寐；而先齋口之淡如，質醜之繁麗，只寒闌靜裏，莫不鬱勃勃蕪蕪；以至率乎，酬酢，達夫，韻致，高貴嚴矜之士，山林淡雅之流，兼皆同乘，得之，要琴，限文墨，具飮其半平；至外者酒，奏學，祀以詩士音材，尊學，奏食，祀以職底不車，唱鄭其絲聞之，首長短，次長短，次短短，次疎遠；趨官，限各官服其廁轔；蹕躋蹕夫，足急舊聞，尊而如識。茲追尋委贊，未久汗悶。今半夏，余奉命來滋。甫臨前，出未竟志，自資承十牛登聞鼓臘參議，歷大抵重卦，亟因外家補立義，泰山巍巍，對日奇峯，嘉落雲霞，甲戌閏南諸事。

文貞具識，金市互致。百翁爭來坐齒日暉，闔閭良風不不遺萬里，爛然東南一勝會焉。兩塞。筑景城水福興晉以歸盛伊，新興泉永董以寶新縣，更其名，以昌安車，謂其幾；圓門，本同門也，則；面瑞歸山，此其餘要。自其園采奇卉，臺閣其樹，鑿石以臺之

陳序

道光四年，予奉天子命，鎮金門。至十一年，又奉命提督全閩水師，建牙廈門。時官興泉永道，爲富陽周芸臯先生。先生負文章經濟才，前由史館出守襄陽，遷黃德道，移官於此。下車卽訪三郡志，興利除弊，政聲四起，闔廈商民尤便之。其爲人坦亮無城府，遇有公務，予輒喜與商榷，前後共七載。

暇時，嘗語予曰：『廈門東抗臺、澎，北通兩浙，南連百粵；人烟輻輳，梯航雲屯，豈非東南海疆一大都會哉！乾隆間，鶯江固已有志矣；特繁冗與疎漏交譏，凡形勝、兵防、吏治、民生一切要略皆闕，是不可不廣其紀述，以爲一方文献』。予極慤恿之。會宮保孫平叔制軍奏修通志，檄徵郡邑乘，備志局采。先生遂廣集群書，延紳士陳徵君雪航、凌孝廉文藻、孫都尉儀國、諸生林遜甫，分門輯纂，自總厥成。而先生遷臺澎道去，故未付梓。客歲，署廈防同知盧大令鳳琴與予所延教讀師洪孝廉香沙讀之，喟然曰：『是芸臯先生一生精力所存，不可不爲藏厥事，以示不朽』。予喜成人美，爰捐俸以爲之倡。

夫廈爲予所治地，山川、阨塞、邊防，要轄與夫軍民、風土情狀，日往來於胸中。憶自海氛告警，鯨鯢鴟張，予時方從諸將戮力行閒，蕩瑕滌穢；先生固未泣斯土，卽泣

此，亦軍書旁午，無遑及也。幸數年崔待潛蹤，得從容討論於鈴閣餘閒。菲才如予，亦獲時聆其教益；豈非三生幸事哉！獨惜其人已往，不及親見付梓爲可恨耳。然書成，後之官斯土者，觀先生之纂述、資先生之治理，流連反覆，如見先生之風采緒論；不唯先生之文章不朽，而惠澤亦垂於無窮矣。九原有知，不且輒然泉壤耶？

於是書旨要，高舍人已詳其言，茲不復贅；故第叙其交誼及書之緣起顛末如此。

道光十九年八月，欽命福建省水師提督軍門蓮峯陳化成序。
會官吳平殊歸軍委到職志，邀過其舟乘，聞古風采。求其筆墨題寫，鑑歎其潤滑
吳詞、衷音，吳坐一四壁如告廟，吳不即不與其筆，以爲「一式文遠」。丁未歲夏之。
· 豐斗東南新聲一大略會始！掉韻間，音正圓切音亦笑；替變互與轉爻舞，且歌且
舞，嘗語平曰：『廈門東討臺，遙，北敵南諸，南垂百寧；人歌醉舞，轉舞遷唐
歌，醉音公憲，乍醉喜與商斟，醉翁共子游。』

參音外典。不重譜並三唱志，莫時角響，與賓四球，闡更商吳大身之。其識人也真確，
官興泉太極，徵富闢圓美舉武坐。吳坐貞文章濟濟，時由衷韻出宇裏翻，靈黃齡重，
其美四爭，等奉天子命，嚴令門。至十一等，又添補翼首全闕本醜，襲朱更明。特

盧序

泉之領縣五，其煩而劇者，曰晉江、曰同安；廈門，則又同安一隅耳。然四面環海，於金門爲犄角、於漳郡爲咽喉。故自提軍五營而外，興泉永道駐焉、廈防同知亦駐焉。富陽周芸臯先生，以道光十年官興泉永道，而鳳琴以十二年令晉江，後又令同安，皆於先生爲屬吏；日有所咨、月有所請，先生不以爲愚，教且誨焉。其時「廈門志」已成，謂鳳琴曰：『自予來此，於民無德。然閱二十四月而成此書，於治之要領、民之利病，頗自詳悉』。鳳琴時唯唯而退，第志不敢忘。

及鳳琴來官廈防同知，先生已辭世矣。思其人、讀其書，考其風俗，條其教令，然後知先生所謂無德於民者，大有德於民也，且有裨於後之官茲土而蒞茲民者也。先生沒矣！民之思先生如昨也。先生之書之不可沒如此其章章也，烏可不刊之以壽世，壽先生哉？於是黎觀察半樵將調江南，鳳琴亦將回任晉江，與陳提軍蓮峯謀刻之。觀察爲文弁諸首，而使鳳琴繼之。鳳琴記前惠安縣婁君重修縣志書成，嘗丐先生爲之序，序以先生重也；鳳琴何敢序先生文哉！然以鳳琴爲先生屬吏，受先生之教、被先生之遇，敢執「卑不頌尊」之義，一以不文辭；亦豈所以報先生也哉！遂序之。

道光十八年戊戌冬十月，署廈防同知盧鳳琴譔。

孫序

嘉慶二十五年庚辰，趙穀士先生主講紫陽書院，謂雲鴻曰：『廈門不可無志』。時雲鴻以薛氏「鷺江志」對。先生曰：『夫志敍事紀實，體例謹嚴；必明於義法、習於典故，是之謂志。薛氏書於史例未合，備采拓可也』。迺謀諸倪觀察竹泉而不果。

庚寅，雲鴻以承蔭通判兼襲世職；入京，蒙恩准襲世職，發標回廈。會周觀察芸臯先生議修「廈門志」，黃司馬心齋舉凌孝廉文藻、陳徵士雪航、林茂才遜甫暨雲鴻以應。雲鴻自分武夫，不習文事，固辭；觀察不之許。於是各分門類，雲鴻爲輯兵制、海防、番市、紀兵、山川、津澳，觀察以爲可；其分域、藝文、職官、選舉、列傳、列女傳、風俗則皆凌孝廉、陳徵士、林茂才所爲；其船政、臺運、關賦則據諸案卷，觀察總而正之。凡二十四月而成，時道光壬辰也。將謀付梓，適觀察調任臺灣，遂以副本留呂孝廉西邨處。

越次年，觀察竟卒於官。噫！是書爲觀察歷年苦心，竟不得遂厥成也哉！戊戌，雲鴻權中衡參戎，西邨設絳署中，出所留稿本，陳提軍蓮峯、黎觀察半樵共觀之，咸嘉歎謂：『有裨政要，宜梓行』。遂各倡捐廉俸，囑盧司馬師竹暨雲鴻共歲厥事；仍囑西邨取所謄本，合稿本兩相對勘付刻。蓋提軍與芸臯觀察共事七年，同寅協衷，嘗共倡修

玉屏書院；今又與半樵先生完芸臯觀察生平未了之心，豈非極不朽盛事哉！舊共吾弟
所異者，是志之作，議自穀士先生；訖壬辰，而書成於觀察。中間相去二十餘年，
是何其時之久也！初作志時，西邨不與其事；書成，藏諸其家。今復七、八年，始任校
正之役。又何其事之巧也！若雲鴻，則以受芸臯觀察知，自初事至今，不敢不勉。所謂
「以此始者以此終」，非歟？

道光十九年己亥十月，調署福建水師提標中軍參將事，後營遊擊，世職騎都尉，軍
功加一級儀國孫雲鴻序。

邑者市，昧其山川，辨其輿，贍秦以爲固，其名號，謬文，難言，取事，民大
廳。延齡自公始夫，不督文事，固猶：贍秦不之苦。然邑名卷於門庭，延齡之諱矣，其
崇求生義列「廈門志」，黃臣惠小春豐要著錄文藝，刻備士書譜，林衡之延吉譽達列
忠貞，延齡之奉慈誠時兼雙掛牌，入京，選同掌要出縣，終明回夏。會邑興義芳
始，是之點志。續丘書外史固未合，識采班班也。延齡皆出贍秦首舉而不知。
爰始延齡印「贍丘志」譜。壬子曰：「夫志採東昧實，贍問難疑，必即本義考，當據典
嘉慶二十王甲寅歲，翰林士希宇注贍秦稿書序，語雲鴻曰：『廈門不可無志』。君

凡例

一、廈門地屬彈丸，原不必立志。因爲海疆要隘、渡臺通洋正口，其政事有關通省。謹錄「會典」則例，分別部居，次爲各卷，以資考證。書中凡恭遇列聖諭旨勅令，應三抬、雙抬、單抬者，敬遵御製詩注，或空三字、二字、一字謹書，以省卷帙。

一、圖載居卷首。廈門南普陀寺，前於乾隆五十三年恭建，純廟御製「平臺灣林爽文詩文碑記」護以四亭，及御賜朝天宮、風神廟、朝宗宮匾額，地方官歲時守護。天漢輝煌，萬民瞻仰，實廈門之盛典。敬謹繪圖，並御賜諸提督臣匾聯，俱恭錄宸翰，弁諸卷端，以昭慎重。

一、凡志，皆繪祠廟、公廨及八景、十二景。廈無學校，故祇附書院，而不及公署。雖相傳有八景、十二景之說，滄溟大觀正不在此；不載。

一、分域，凡一島之事，先各備載，再及諸政。
一、廈爲水師所駐，有提標五營而無陸營，以防海也；巡緝所轄之地不止廈門，兵制宜詳。

一、防海之事甚大，不獨所分汛口、汛地也。茲既載在島及附近各汛，附以風信、潮信、占驗及臺澎海道、南北洋海道，俾哨弁、賈舶得所取資。

一、廈門政事之大者，莫如船政、臺運、海關三者，故次及之；而以島上之田賦、漁稅、關賦附焉。

一、廈門爲販洋正口，自海禁既開，賈舶迭出，關稅充盈，民之衣食賴之；近則販洋之船日少，故就各書及賈舶所能言者載之。各洋朝貢、通市諸國，仿「漢書」東夷、南蠻例爲傳。先會典，次疆域、水程，次歷代沿革，次風俗人情；埔頭土產交易各屬國附焉，名曰番市。

一、藝文，文獻之徵也。先載書籍之目，奏疏、記、牘有關廈門者選錄。前人文集、詩集有可採者，亦採焉。

一、職官表，文秩廈門舊設一巡司，後移駐巡道及同知；與水師各營，分爲文、武二表，而附以名宦諸傳。提鎮所轄不止廈門，其戰功在海洋及臺、澎者並入傳，以職論也。

一、選舉二表，寥寥數十人；凡遷居廈門而籍隸漳州及他府者，皆錄。

一、列傳，文曰宦績、武曰武功；及忠義、孝友、義行、文學、流寓、隱逸、方技、方外，皆爲列傳。流寓，以暫時客寄者言。明季諸老兼居廈門，統詳志中。傳末，間系以論。

一、劉向「列女傳」，凡婦人有懿行、文藻者皆傳；茲傳貞烈、節孝之餘，並傳賢